

南朝时期南通地名“胡豆洲”“布洲”考释

宋 睿

南通，古称通州，位于江苏省东南部，长江入海口北端。南朝时期，长江出海口附近出现“胡豆洲”“南布洲”“东布洲”等沙洲，这就是南通的前身。日本高僧圆仁所撰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有载：“二日，早朝潮生，进去数百町许，西方见岛，其貌如两船双居。须臾进去，即知陆地。”^①圆仁所见“貌如两船双居的岛屿”应是南通诸多沙洲之一。

南通置县始于五代。后周显德五年（958），置静海军，旋升为通州，领静海、海门2县，隶扬州，州治静海。“胡豆洲”即属静海县。“东布洲”属海门县。“南布洲”后称“金沙场”，本属静海县，后为海门县治。关于“胡逗洲”“布洲”的含义，却未得确解。现笔者不揣浅陋，略抒己见，就正于方家。

一 “胡豆洲”考

“胡豆洲”，又作“胡逗洲”“壶豆洲”。现地方文史著作中多写作“胡逗洲”。

考察历史文献，“胡豆洲”始见于《梁书》《南史》。《南史·侯景传》：“自沪渎入海至胡豆洲，前太子舍人羊鲲杀之，送于王僧辩。”^②《梁书·羊鲲传》：“景于松江战败，惟余三舸，下海欲向蒙山。会景倦昼寝，鲲语海师：‘此中何处有蒙山！汝但听我处分。’遂直向京口，至胡豆洲。”^③

《梁书》亦有“壶豆洲”异文。《梁书·侯景传》：“自沪渎入海至壶豆洲，前太子舍人羊鲲杀之，送尸于王僧辩。”^④

宋代亦写作“胡逗洲”。北宋乐史《太平寰宇记》卷130泰州海陵县：“胡逗洲。在县东南二百三十八里海中。东西八十里，南北三十五里，上多流人，煮盐为业。梁太清六年，侯景败走，将北赴此洲，为王僧辩军人所获。”^⑤

南宋王象之《舆地纪胜》卷40“淮南东路·泰州”：“胡逗洲。《寰宇记》云：‘在海陵县东南二百三十里海中。东西八十里，南北三十五里，上多流人，煮盐为业。梁太清六年，侯景败走，将北赴此洲，为王僧辩军人所获。’”^⑥

“胡逗”“壶豆”并不成词。“胡逗洲”“壶豆洲”应为“胡豆洲”误。然“胡豆洲”一词释义，却有待斟酌。

关于“胡豆洲”的含义，前贤大多认为“胡豆洲”的“胡豆”即“蚕豆”。严金凤认为：“壶逗洲、胡豆洲均是胡逗洲的混称，该洲因生长众多的胡豆（即蚕豆）而得名。”^⑦张荣杰则认为，

① 圆仁著，白化文等注：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》，花山文艺出版社，1992年标点本，第7—8页。

② 《南史》卷80《侯景传》，中华书局，1975年标点本，第2015页。

③ 《梁书》卷39《羊鲲传》，中华书局，1973年标点本，第562页。

④ 《梁书》卷56《羊鲲传》，第862页。

⑤ 乐史著，王文楚等点校：《太平寰宇记》卷130，中华书局，2007年标点本，第2565页。

⑥ 王象之：《舆地纪胜》卷40，中华书局，1992年影印本，第1686页。

⑦ 严金凤：《胡逗洲民俗》，苏州大学出版社，2017年，第1页。

“胡豆洲”以沙洲上盛产胡豆而得名，并认为胡豆就是蚕豆，源于海启方言“寒豆”一词。^①

张荣杰认为“胡豆”即是“蚕豆”，并援引当今海启（崇明）方言“寒豆”为例证。但“胡豆洲”一词产生于南朝，崇明移民清代才移民到长江口附近的新沙洲，使用清代移民方言来论证实不能令人信服。且“寒”“胡”两字中古音不近，“寒”属匣纽寒韵开口一等字，“胡”属匣纽模韵开口一等字，两者韵母相差甚远。此说有待商榷。

笔者认为，“胡豆洲”中的“胡豆”指的即是“豌豆”。

在出土文献中，西汉已经出现了“胡豆”一词。西汉《居延汉简》中就有记载：

《居延汉简》310·2：“胡豆四石七斗。”^②

《居延汉简》488·1：“桂十二、胡豆三、粟十七。”^③

何双全指出：“居延出土的实物，颗粒圆而青色，与当今之青豌豆完全相同。”^④这也与传世文献中的记载吻合。

《备急千金要方》：“青小豆，一名麻累，一名胡豆。”^⑤

《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》：“胡豆者，今青斑豆也。”^⑥

明李时珍《本草纲目·谷三·豌豆》：“胡豆，豌豆也。”^⑦

《本草纲目·谷三·蚕豆》：“此豆（蚕豆）种亦自西胡来，虽与豌豆同名，同时种，而形性迥别。”^⑧

传世文献中的“青斑豆”“青小豆”“豌豆”即是“胡豆”。

传统观点认为“胡豆洲”中的“胡豆”指的是“蚕豆”。“蚕豆”称为“胡豆”可能是四川一带的方言词。在通语中“胡豆”应指“豌豆”。《本草纲目·谷三·豌豆》：“《邛中记》云：‘石虎讳胡，改胡豆为国豆。’此数说皆指豌豆也。盖古昔呼豌豆为胡豆，今则蜀人专呼蚕豆为胡豆，而豌豆名胡豆。”^⑨《邛中记》为晋代文献，而“胡豆洲”得名于南朝。南朝属于淮南扬州一带的“胡豆洲”似乎不应使用古蜀方言词。

而关于古南通种植的作物，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有过记载。日本高僧圆仁曾经由掘港（今南通市如东县）入唐，记录了沿途的风物：“雨下辛苦，流行三十余里，申时到郭补村停宿。入夜多蚊，痛如针刺，极以艰辛。通夜打鼓，其国之风，有防援人，为防官物，至夜打鼓。十九日寅时，水牛前牵进发，暗云元雨。卯时听鸡声，始有吴竹林，及生粟、小角豆等。”^⑩掘港古称扶海洲，在胡豆洲的东北方，是一个更早成陆的沙洲，风物应与当时的胡豆洲类似。其中圆仁指出了当时海上沙洲一带种植的作物为“小角豆”。

“小角豆”为何物？笔者推测可能就是“胡豆”，也就是现在普通话中的“豌豆”。顾名思

① 参见张荣生：《古代南通地区盐场名称由来考略》，《盐文化研究论丛》（第2辑），巴蜀书社，2007年，第7页。

② 中国简牍集成编辑委员会编：《中国简牍集成》甘蒙卷《居延汉简三》，敦煌文艺出版社，2001年标点本，第241页。

③ 中国简牍集成编辑委员会编：《中国简牍集成》甘蒙卷《居延汉简四》，第104页。

④ 何双全：《居延汉简所见汉代农作物小考》，《农业考古》1986年第2期。

⑤ 孙思邈著，高文柱校注：《备急千金要方校注》卷26《食治》，学苑出版社，2015年，第813页。

⑥ 孙思邈：《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》卷1，元刻本，无页码。

⑦ 李时珍：《本草纲目》卷24《谷三》，万历二十四年（1596）金陵胡成龙刻本，无页码。

⑧ 李时珍：《本草纲目》卷24《谷三》，无页码。

⑨ 李时珍：《本草纲目》卷24《谷三》，无页码。

⑩ 圆仁著，白化文等注：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》，第15页。

义，“小角豆”应指豆角小的豆。而蚕豆豆角很大，显然“小角豆”不是“蚕豆”。并且，在今天南通方言和通东方言中，仍然将“豌豆”称为“小豆”或“青小豆”，这与出土文献及传世文献的记载是吻合的。这进一步佐证“小角豆”即是“胡豆”，也就是今天的“豌豆”。

岩田礼指出：“长江流域蚕豆和豌豆在生态上是配对的，两者都是冬季作物，而其差异在于豆粒的大小。词汇体系的变化必定受到这种语言外因素的制约，故蚕豆和豌豆应在词汇上也是配对的。”^①虽然，现在的汉语方言中，仅在西南地区将“蚕豆”称为“胡豆”。但结合历史文献，笔者认为，历史上存在将“胡豆”指称“豌豆”的用法，这也是“胡豆洲”得名之源头。

从西汉的西域到南朝长江附近的沙洲，历经600余年，“豌豆”跨越了整个中国来到了中国的东疆，也由此见证了南通城市的萌芽与新生。

二 “布洲”考

南通地区存在“南布洲”“东布洲”两个地名。“南布洲”大概在今天的金沙一带，“东布洲”即是今天的通东地区。《嘉靖海门县志》：“海门地僻海隅，古未有建置。初名东布洲。”^②

“东布洲”，又作“东沛洲”。“沛”字仅见于“东沛洲”地名中。

《集韵·暮韵》：“沛，地名。周世宗遣捋破贼于东沛洲。”^③

《资治通鉴·后周纪五》：“上闻唐战舰数百艘泊东沛州，将趣海口，扼苏杭路。东沛洲，在泰州东南大江中。元是海屿沙岛之地。宋白曰：‘东沛洲，在通州东南，通州海门县界。’沛音布，州当作洲。”^④

《宋史·慕容延钊传》：“显德五年，世宗在迎銮江口，闻吴人舟数艘泊东沛洲，即命延钊与右神武统军宋延渥讨之。”^⑤

宋人对“布州”的得名进行了解释，认为是“布机”流到了沙洲上而得名。宋祝穆《方輿胜览》：“南布洲，旧是大海其中涨沙，后为布洲场，今为金沙场。东布洲，旧是海屿。因布机流至沙上得名。”^⑥

此说有待商榷。海上飘来“布机”，似乎不符合常理。且“南布洲”“东布洲”两沙洲均名为“布州”。如果有飘来“布机”这一偶发事件，似乎也难以给两个沙洲同时命名。

笔者认为“布洲”一词的“布”，实际就是“步”，表“码头”义。

“布”属帮母模韵开口一等去声，“步”属並母模韵开口一等去声。两者韵母声调完全相同，只有声母清浊的差别。黄笑山认为，唐五代全浊声母已经出现清化的趋势。^⑦冯蒸通过韵书材料，认为宋代全浊声母在大部分官话中已经清化。^⑧“布”“步”两字在中古时期读音是非常接近的。

“步”可表示“停船的码头”，中古以后常见。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》卷39：“赣水北出，

① 岩田礼等：《汉语方言解释地图》，白帝社，2009年，第27页。

② 嘉靖《海门县志》卷1《疆域》，“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”，中国书店出版社，1964年影印本，第18册，第2页。

③ 丁度等：《宋刻集韵》，中华书局，1989年影印本，第142页。

④ 《资治通鉴》卷294《后周纪五》，中华书局，1956年标点本，第9580页。

⑤ 《宋史》卷251《慕容延钊传》，中华书局，1985年标点本，第8834页。

⑥ 祝穆著，施和金点校：《方輿胜览》卷45，中华书局，2003年标点本，第811页。

⑦ 参见黄笑山：《试论唐五代全浊声母的“清化”》，《古汉语研究》1994年第3期。

⑧ 参见冯蒸：《〈尔雅音图〉音注所反映的宋代浊音清化》，《语文研究》1991年第2期。

际西北，历度支步，是晋度支校尉立府处。步，即水渚也。赣水又迳郡北为津步，步有故守贾萌庙。”^① 宋吴处厚《青箱杂记》：“岭南谓水津曰步。盖岭南以水津为步，言步之所及。故有罾步，即渔者施罾处；有船步，即人渡船处。然今亦谓之步，故扬州有瓜步，洪州有观步，闽中谓水涯为溪步。”^② 南朝梁任昉《述异记》卷下：“瓜步在吴中，吴人卖瓜于江畔，用以名焉。吴江中又有鱼步、鬼步；湘中有灵飞步。昉按：吴、楚间谓浦为步，语之讹耳。”^③ 柳宗元《永州铁炉步志》：“江之浒，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‘步’。永州北郭有步，曰‘铁炉步’。”^④ 清翟灏《通俗编·地理》：“俗谓问渡处曰‘埠头’，据诸书当作‘步’字，而《宋史》皆从俗作‘埠’。《度宗纪》有“武阳埠”，《熊本传》有“铜佛埠”，《刘锜传》有“黄连埠”。《赵淮传》有“银树埠”。宋以前未见用之。”^⑤ 至今，湖南永州一带的土话仍将“码头”称为“步”。至于为何“步”可以表示“码头”？谢荣娥对“步”表示“码头”的来源进行了解释，认为“步”源于魏晋时期江东方言中的“艚”，本义指木筏，南北朝有了“水际、泊船处”之义，后又表示码头之义。由于“步”字形与“水际、泊船处”义无关，后增“土”旁出现“埗”，继而使用俗字“埠”。^⑥ 这一解释应是可信的。

并且，长江入海口附近的沙洲亦有称“步洲”的。“瓜洲”又作“瓜步洲”。瓜洲原是扬洲、润州之间的小岛，后和扬州相连。王安石《泊船瓜洲》：“京口瓜洲一水间，钟山只隔数重山。”

宋王柏《题长江图三绝》：“瓜步洲前水最深，几人恃此纵荒淫。”^⑦

《旧唐书·五行志》：“润州大风从东北，海涛奔上，没瓜步洲，损居人。”^⑧

《读史方輿纪要》卷23“扬州府”：“瓜洲城，自唐开元以后，渐为南北襟喉之处。……明年，平卢将田神功等讨展军于瓜洲，济江击展，败之。或谓之瓜埠洲，亦曰瓜洲步。”^⑨

今天南京市六合区长江边仍有山名“瓜埠山”。顾炎武认为，“瓜洲”得名于“瓜步山”。《日知录》卷31：“瓜洲得名，本以瓜步山之尾生此一洲故尔。”^⑩ 顾炎武所说恐非。“瓜埠山”应得名于“瓜步洲”。

作为长江附近的沙洲，四面环水，只能通过船只往来。船只往来需要码头，“步洲”因码头而得名。而“布洲”即为“步洲”字异写，由此可解“布洲”之义。

（作者单位：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）

本文责编：周全 宿万涛

① 郦道元著，陈桥驿校证：《水经注校证》卷39，中华书局，2007年标点本，第921页。

② 吴处厚著，李裕民点校：《青箱杂记》卷3，中华书局，1985年标点本，第30页。

③ 任昉：《述异记》卷下，中华书局，1991年标点本，第21—22页。

④ 《柳宗元集》卷28，中华书局，1979年标点本，第756页。

⑤ 翟灏：《通俗编》卷2《地理》，无不宜斋刻本，第15—16页。

⑥ 参见谢荣娥：《再释“步、埠”》，《文献语言学》2021年第2期。

⑦ 王柏：《鲁斋集》卷3，钦定四库全书本，第25页。

⑧ 《旧唐书》卷251《五行志》，中华书局，1975年标点本，第1358页。

⑨ 顾祖禹著，贺次君等点校：《读史方輿纪要》卷23，中华书局，2005年标点本，第1116页。

⑩ 《顾炎武全集》卷19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2年标点本，第1191页。